

## 新大众文艺现象及意义研究

中国作协创研部  
文艺报

随着教育的普及、人民素质的提升,再加上新媒介技术的赋能,“新大众文艺”正逐渐成为一个显著的现象。人们参与文艺创作、传播和评价的热情空前高涨。与此同时,文艺观念、形态、生态也随之发生巨大的变化。这其中蕴含着广阔的理论讨论空间。中国作协创研部与《文艺报》即日起开设“新大众文艺现象及意义研究”专栏,聚焦新大众文艺的火热图景和发展趋势,推动新时代文艺高质量发展。

——编者

## “新大众文艺”:从命名到命题

□南帆

## “新大众文艺”的提出是与“新传媒时代”联系在一起的

无论现代意义的“大众”概念何时形成,大众始终是一个顽强的表述主体。从古老的民歌、地方戏到现今的卡拉OK、广场舞,大众的活跃身影从未缺席。很大程度上,传媒历史的逐步进化,间接证明了大众的巨大吸引力。甲骨、青铜、竹简、纸张、平装书、报纸、电视、互联网,传媒的演变线索始终围绕一个主题持续延伸:接纳更多的大众共同参与。如何表现?表现什么?作为一个庞大的群体,大众的强烈吁求汇聚为演变的巨大动力。这种动力同时传送到文艺形式。古代文学之中的词、曲、章回体小说无一不是对大众的积极响应。如果没有大众的推波助澜,五四时期白话文的崛起与兴盛是不可想象的。

现代意义的“大众”概念具有纷杂的脉络谱系。无论是劳苦大众、工农大众、群众、人民这些不同的称谓,还是西方文化之中的mass与popular,大众概念背后隐藏多种观念的角逐。概括地说,人们可以解读出三种涵义:一、仅仅表示人数众多,一个中性的形容;二、带有明显的贬义,譬如蒙昧的乌合之众或者缺乏独立见解的庸众;三、正面的肯定性命名,譬如工农大众、革命群众。马克思主义学说在历史发展的意义上肯定了大众的巨大作用。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大众才是真正的历史创造者。当然,这时的大众不仅表明一个人数众多的群体,更重要的是阶级的身份特征。阶级被视为社会构造的基本单位,同时成为鉴别大众性质的基本范畴。“劳苦”大众、“工农”大众以及他们身上的革命性质,恰恰是无产阶级的理论肖像。少数垄断财富的剥削者发号施令,旁若无人,然而,这些财富由大众的双手创造出来。大众必须充当历史的主人公——这个事实长期遮蔽于层层叠叠的传统观念背后,而文艺则应发挥其“还原真相”的作用。五四新文学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大众文艺”运动的一个重要目的是,重新描述大众的历史地位,归还他们应有的文化权利——表现与被表现。1942年,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论述了大众的构成、文艺的表现对象与接受主体、艺术家的任务以及大众喜闻乐见的传媒与文艺形式等一系列问题。如果说,文学史上的“老妪能解”显现为一种艺术个性或者一种艺术风格的选择,那么,大众文艺的倡导基于新型的历史文化构图。这时,“以人民为中心”的大众文艺不仅包含“人民”的历史地位认识,而且广泛涉及大众传媒与文艺形式。

很大程度上,“新大众文艺”的提出是与“新传媒时代”联系在一起的。文艺家已经察觉,以互联网为中心的大众传媒正在发生重大改变。围绕互联网的虚拟空间,文字与影像符号、图片、声音汇聚成一个前所未有的区域,并且催生众多富有活力的文艺形式。更为重要的是,技术革命带来一场突如其来的文化革命。互联网果断撤除各种多余的限制,大众纷纷作为表述主体坦然进入这个空间:“新大众文艺”是一场创作者的革命。创作者无须再像纸媒时代那样,苦心孤诣地构思写作,等待发表。新时代的所思所想,或键盘输入,或音

“新大众文艺”的提出显示了特殊的文化敏锐,现在是展示这个命名内部理论涵义的时候了。醒目的命名转换为深刻的命题,理论涵义的充实是最为重要的条件

像录制,须臾之间,心中块垒得以纾解,脑中所得得以倾吐。无论身份,不论阶层,门槛消弭,圈子打破,人人皆可成为作者,老少皆可成博(播)主。”二十世纪上半叶,多数工农兵大众还无法自如地使用文字叙述自己的见闻,然而,当代的大众业已今非昔比:“现在不同了,义务教育普及,劳动者文化水平普遍提高,劳动者参与文学有了更广泛的基础。这个时代,几乎每一个劳动者都能拿起笔,记录他们的生活,表达他们对生活的感受、情感和认知。”(《延河》编辑部:《新传媒时代与新大众文艺的兴起》,《延河》2024年7月)这个意义上,以互联网为中心的大众传媒恰逢其时。

## “新大众文艺”之“新”来自历史聚焦的转移

按照上述观点,“新大众文艺”首先对纸媒文化拥有的编辑出版体系发出挑战。对于空前活跃的大众说来,编辑出版体系仿佛退化成为一种桎梏。如果每一个人都有资格发表作品,编辑出版体系并非纸媒文化固有的技术性障碍,而是来自根深蒂固的精英主义。从审美趣味到叙述技术,大众必须接受精英观点的筛选。当然,哪怕是察觉到编辑的保守、狭隘、囿于小圈子趣味,哪怕陈陈相因的出版规则抑制了大众的自由发挥,这仍然是一个需要严肃论证的问题:纸媒文化的编辑出版体系真的已经完成历史使命了吗?

必须承认,精英/大众之间的张力仍然构成许多文化生产模式的内在结构,只不过大众介入的环节不同。科学技术领域,大众无法介入实验室的专业研究者或编写软件程序;大众作为消费者守候在市场的出口,市场的评价仅仅以反馈意见的形式重返研发与生产环节。事实证明,这种循环仍在产生正面效应。体育竞赛是另一种精英/大众的互动范本。尽管大众对于许多体育项目相当熟悉,但是,社会成员的体能与技能存在种种落差。体育竞赛遴选机制的意图是,期待落差的弥补促成大众的提高。显而易见,精英/大众的循环不可避免地形成等级的区隔,形成主从之分或者中心与边缘对于大众的压抑。“新大众文艺”甩下精英/大众的文化生产模式,展示理想的文化平等状态。这时,种种传统的理论预设不得不面临考验。“文艺”是不是某种边界清晰的专业?这将成为一个有待商榷的学术问题。大众能否突破精英构成的防线,作为历史的主人公进驻“文艺”?这涉及文化权利的重新分配。

大众踊跃地写出自己的故事——与“新大众文艺”相辅相成的另一个观念是,作为读者,大众同时对于自己的故事高度

关注。他们的双手正在创造历史,这种自信是将目光转移到自己身上理由。大众可能快乐豪迈,可能痛苦悲伤,但是,他们不再卑微渺小以至于可以忽略不计——甚至自己也忽略不计。许多时候,大众遗忘自己的存在从而对那些异己的“远方”表现出超常的兴趣,例如帝王将相、宫闱秘事,或者武侠神魔、玄幻穿越。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讨论“大众文艺”的时候,许多左翼批评家已经尖锐地指出这一点。生活在别处,大众将拯救苦难的希望寄托在“远方”的救世主身上,从未意识到自己身上隐藏的力量。迄今为止,这些廉价的安慰性想象仍然汇聚在各种“通俗”的类型文学领域,占有很大的市场。“新大众文艺”与各种类型文学分道扬镳,大众的觉醒是不可或缺的前提。帝王将相的文治武功,武侠神魔的惊险奇幻,这些情节带有多数人无法涉足的传奇性——传奇制造诱惑乃至麻醉;相对地说,“新大众文艺”充满烟火气息,甚至琐碎絮叨、家长里短,但是,这时的大众不再是英雄背后无名的平均数,他们的面容、经历、独特的悲欢浮现出来,跨出抽象的背景进入舞台中心。打开闸门,喧哗的日常生活景象一拥而入,堂而皇之地占用“新”的名义。“新大众文艺”之“新”来自历史聚焦的转移。

## 从“传统”“市场”“大众”等维度深化对命题的思考

从五四时期“人的文学”“平民文学”到一个世纪之后的“新大众文艺”,这一历史线索始终与三个问题相互缠绕,此起彼伏,或者针锋相对,或者遥相呼应:一、文艺形式与传统;二、市场的意义;三、大众的范围。数千年的文艺史,遗存了相对独立的文艺形式体系。形形色色的文艺形式来源不一。一些文艺形式源于民间的自发创造,继而获得文人雅士的加工、修饰、完善;另一些文艺形式来自专业人士之手,例如诗歌之中繁杂的象征系统、电影镜头剪辑、交响乐谱曲,如此等等。这些文艺形式凝聚为传统,逐渐形成表述的规范,并且承担聚焦审美愉悦的功能。相对于个别文艺家,这些文艺形式是独立的、先在的,必须刻苦研习才能熟悉与掌握。追溯各种文艺形式的起源可以发现,它们曾经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之中显示出强大的表现力,这种表现力恰恰是它们得以固定、独立、获得传承并且且升为传统的重要原因。然而,对于“新大众文艺”说来,这是珍贵的遗产还是多余的累赘?无疑《诗经》、楚辞、唐诗宋词的诗学积累,抛开王羲之以来的书法传统,从零开始的诗歌与书法能够跑多

## 一个有纸媒情怀的作家为何玩起了自媒体

□张海溢

只要我们把握文学的本质,顺应时代,寻找新的创作途径,是可以借助自媒体使我们的文艺作品大放光彩的

给我的大学同学,然而几年过去,她悄无声息。突然有一天晚上12点多,她给我打来电话,这着实吓了我一大跳。我老婆的话里带着微酸,因为电话那头是我的大学女同学。她在电话上说,昨天打扫卫生,在一个角落发现了我的小说,然后翻看着,一看,一发不可收拾,一口气读了下来,读到动情处,哭得稀里哗啦。我说:“你神经病,我啥时送给你书,现在才看?”我举这个例子,不是为了标榜我的小说多么好,而是想告诉大家,纸质媒介的前景有多么堪忧。大家想想,我的同学尚且如此,何求别人呢?事实摆在我们面前,纸质媒介就像古玩、书法、戏剧,很多时候远离了普罗大众,成了少数人把玩的东西。

传统的东西,总得有人死守阵地,毕竟,它是经过大浪淘沙积淀下来的精华,但是,我们也不能故步自封,需要顺应时代的发展,寻找文学创作与传播的突破口。

我就是这样一个不甘寂寞的人,尝试着把作品发表在QQ上、微信上、抖音上、快手上。

自从在自媒体上发表作品,我的读者明显多起来。在QQ上有4万多浏览量,在微信上有8万多浏览量。数字不大,但是相比于纸质媒介而言,阅读量在20倍以上。后来,我尝试在快手和抖音上发布关于古树的小视频。我下乡寻找在我们市长市保存下来的古树,每一棵古树的背后都有着深厚的文化积淀,有许多脍炙人口的故事。我的作品的阅读量逐渐上涨。单个作品的阅读量最多达到16.1万,这比我发表在纸质媒介上的作品的阅读量高出300多倍。再后来,子长的古树让我给找完了,再没有人给我提供新的线索。

有一次下乡采风,一个女人哭得惊天动地,我问她怎么了?原来这个女人因脑梗长期瘫痪在床,头发太长了,没法去镇上理发,她男人强行用剪刀给她乱铰一气,气得她放声大哭。受这件事的启发,我寻找新的创作路子,下乡义务理发,因为我这个手艺。我是延安市教育作协的副主席和市长市作协的副主席,笔络了一把子文学爱好者,下乡义务理发,在快手、抖音、微信、QQ等新媒体平台上发表小视

远?另一方面,相当一部分文艺形式与大众生活存在距离:古代文人雅士的情趣、感想以及农业文明的意象与大众的粗犷、风风火火或者现代社会的车水马龙存在距离,来自口头文化、纸媒文化的表述方式与互联网为中心的符号体系存在距离。“新大众文艺”多程度地接受或者拒绝先在的文艺形式?这不仅涉及文艺家的认定,而且涉及审美标准的认定。“新大众文艺”的积累必将形成自己的文艺形式。这些文艺形式被视为传统文脉的延续,还是重铸另一种性质迥异的新型艺术语言?古往今来,相似的问题一直化身为各种理论命题盘旋在文艺史上,“新大众文艺”再一次要求理论的明确表态。

进入现代社会,文艺之所以脱离“我手写我口”的原始状态,文艺形式的规范仅仅是原因之一。与文艺形式紧密相连的是传媒体系。传媒决定文艺的符号品种。声音、文字、影像分别对应舞台、纸张与屏幕。多数传媒是人工产品,并且按照一定的模式运行。如果说,古代的传媒体系时常由王公贵族或者宗教势力掌控,那么,市场与商业愈来愈多地介入现代社会的大众传媒。无论是报纸、书籍还是电影或者电视节目,大众传媒的运行需要相当高的成本,同时可能获取高额利润。现代工业为文艺的生产与传播制造了一个崭新的平台,电影或者电视的导演、演员、主持人以及企业经营者赢得的报酬是古代社会无法想象的。这个意义上,商业集团对于大众传媒的操纵乃至垄断丝毫不奇怪。商业的力量不仅影响作品的传播范围,而且干预作品的内容与文艺形式。商业与市场对于大众传媒具有不可否认的积极意义,但是,二者的逻辑并非“新大众文艺”的轨迹。无论是纸媒鼎盛时期还是电视机主导的年代,人人皆为作者只能是一种虚幻的渴望,多数人无法负担书籍出版或者电视节目录制的成本与技术要求。“新大众文艺”的希望由互联网点燃——个人的手机操作足以完成文艺生产的全部流程。尽管如此,人们没有理由无视另一个事实:互联网并非远离商业与市场,而是二者激烈争夺的中心地段。手机屏幕背后的商业博弈从未停止。“新大众文艺”如何栖身于市场与商业的环境?这个问题很快就会浮现。

“新大众文艺”之“新”不仅可以修饰“文艺”,还可以修饰“大众”。任何一个历史时期,当“大众”成为一个赢得赞誉或者遭受贬抑的社会群体时,另一些社会群体通常成为相对的参照。相对于劳苦大众或者工农兵大众,不劳而获的剥削阶级或者书斋里的知识分子无形充当了“他者”。当然,各种社会群体的相互参照具有清晰的历史烙印。“新大众文艺”提出的同时必须考虑,谁是现今的大众?如果说这个问题过于笼统,那么,另一种反向的概括或许相对精确:谁不是现今的大众?诸多社会学文献表明,知识分子与企业业已纳入现今历史阶段的大众成员,共同汇入历史的创造。这种认知与“新大众文艺”是否一致?文化的意义上,知识分子与大众之间界限的改变意味着什么?

“新大众文艺”的提出显示了特殊的文化敏锐,现在是展示这个命名内部理论涵义的时候了。醒目的命名转换为深刻的命题,理论涵义的充实是最为重要的条件。(作者系福建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

我是个草根作家,是写小说的,也是自媒体小视频创作者。这其中的转变,有一个心理过程。

众所周知,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不带“古”字的文明古国,这完全得益于造纸术和印刷术的发明。从1815年开始,中国有了报刊杂志,从此,文学有了自己的广阔平台。这个平台繁荣了近200年,而随着时代的发展,电影电视的出现,或多或少对报纸杂志等纸质媒介产生影响,不过还好,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报纸杂志基本上和电视电影并驾齐驱。当电脑、手机和自媒体普及之后,报纸杂志因自身缺陷,受到严重冲击。当QQ、微信、快手、抖音等自媒体发展起来后,因其便捷、快速、低门槛等因素占据了传媒的制高点。纸质文字被严重挤占,圈子变得越来越小,阅读面越来越小,成了一部分文学爱好者坚守的阵地。

其实,我也是纸质媒介的崇拜者。至今,我从骨子里依然倔强地认为只有发表在纸质媒介上的文字才是正宗的文学、体面的文学。现实很残酷,我出版了长篇小说《门户》,去找某单位领导推销书的时候,领导很恭敬地说:“创作不易啊,应该支持,应该支持。”然后话锋一转说:“你弄一张2000元的发票,书嘛,搁一两本就就行了。”说实话,我内心很受伤,按理说,定价30块钱的书,人家给你2000块钱,应该高兴才是,可是我一点都高兴不起来。我创作小说的目的不是为了赚钱,而是希望拥有更多的读者。

还有一件事,我把我的小说《门户》签了名,毕恭毕敬送

频。小视频也是文艺创作的一种方式,同样可以表达我们的感情和思想。义务理发为我找到接近人民的理由,让我充分了解人民的生活质量与心理诉求。下乡义务理发的过程,其实也是我游山玩水的过程,更为我的文学创作积累了第一手素材。

文学是服务普罗大众的,我们应该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放下身段沉下去,把根扎在基层的土壤里。

现在,我们进入了碎片化阅读的时代。快节奏的生活,加上自媒体的出现,为碎片化阅读推波助澜。面对时代的洪流,我们只能不断去优化,与时俱进。我们不要过分企图扭转乾坤,维护旧的纸质媒介的尊严,你可以固守阵地,但时代的洪流是无法阻止的。一些正统思想的作家,可能根本看不上自媒体的平台,认为自媒体没有门槛,鱼龙混杂。但这不是自媒体的问题,而是自媒体管理的问题。自媒体上也有很多优秀的作品。比如一些国风视频,表达细腻,不温不火,像清泉,像一首诗,清新自然,有效地挖掘和宣传了中国传统文化。所以说,我们不要排斥自媒体,我们看中的是自媒体这个快捷多元的平台,发挥它的长处,避开它的短处,努力做精品文化。我们不能再单打独斗了,文学创作需要与其他媒介结合起来,我的意思就是,只要我们把握文学的本质,顺应时代,寻找新的创作途径,是可以借助自媒体使我们的文艺作品大放光彩的。

(作者系中学教师)